



“还棋头”与扣让子

章 琦

内容提要:众多《红楼梦》注本对第九十二回让两子“还棋头”、第一百十一回让四子“赢了半子”的解释观点不一、详略有别,具有一定研究价值。红研所校注本、两部《红楼梦辞典》、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将“还棋头”等同于扣让子,北师大校注本认为“还棋头”是先行方贴子,均有混淆概念之嫌,却启发研究者上溯明代小说《金瓶梅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并为确定古代对子棋先行方不贴子,让子棋贴还一半让子数提供思路。本文分析同时代的棋谱,直接还原围棋规则,间接理解文学创作。

关键词:《红楼梦》 注释 围棋 还棋头 扣让子

《红楼梦》将围棋活动刻画得非常生动,对此笔者已撰文述及,试作管豹之窥^①。今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《红楼梦》,关于围棋术语“还棋头”的解释略有疑问,故不揣简陋,妄提拙见,以期大方之家教正。第九十二回《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》写贾政与清



客相公詹光下围棋,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在旁观战:

冯紫英道:“老伯和詹公对下么?”贾政笑道:“从前对下,他输了;如今让他两个子儿,他又输了。时常还要悔几着,不叫他悔他就急了。”詹光也笑道:“没有的事。”贾政道:“你试试瞧。”大家一面说笑,一面下完了。做起棋来,詹光还了棋头,输了七个子儿。冯紫英道:“这盘终吃亏在打劫里头。老伯劫少,就便宜了。”^②

此段之前,书中交代“且说贾政这日正与詹光下大棋,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,单为着一只角儿死活未分,在那里打劫”。前后联系起来看,这盘棋的真实感很强,暗含作者的对弈经验,盖非一般的小说家言。“打劫”是围棋的高级战术,《红楼梦》原本作“打结”,当是手民误植。已出版的《红楼梦》各排印本里,“打结”的情况不在少数,可径改之,或出注解释。红研所1996年校注本对“打劫”一词处理准确(“劫”原作“结”,误,今改)、解释详尽,指出其为“围棋提子的一种特殊类型。当双方对杀,遇到一种特殊情况,按照规则:黑方提子后,白方不得立即反提,必须先别处下一着造成对黑方的威胁(叫‘寻劫’),使黑方必须应付一子(叫‘应劫’),然后才能回提,叫‘打劫’”。不过,校注本似乎混淆了“还棋头”的概念:

围棋开局时,甲方让乙方数子;下完棋,若乙方胜,计算子数时,须将甲方所让子数扣除,叫“还棋头”。

红研所1982、2008年两版校注本,1986、1987年问世的两部《红楼梦辞典》于此措辞一致^③。单从文字表面分





析,该解释就很难作为严谨的规则而成立,给人的暗示是:让子数有时扣除,有时不扣除。盘面乙方负,则不必关注让子数,胜负的具体数值无需深究;盘面乙方胜,在扣除让子数后,乙方理论上有胜、负、和三种可能,胜负的具体数值显得尤为重要。若盘面存在有眼双活或循环劫,促使双方和棋或“无胜负”,是否该判定让子的甲方获胜,亦不清楚。事实上,古人下棋多博彩,贾政和詹光这局也不例外——“冯紫英道:‘下采不下采?’詹光道:‘下采的。’冯紫英道:‘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’”以往下棋,詹光“输十来两银子”,虽不立即兑现,以后要被罚宴请做东。古人赌棋的方式,除了胜负彩外,须追加“净胜”子数,故盘面乙方负,依然要确定胜负数值。詹光受让两子,“还了棋头,输了七个子儿”的表述,《红楼梦》各本均同。那么,根据红研所校注本的解释推断,詹光盘面输五子。由此反证,乙方负时仍须“还棋头”。还得越多,甲方受益银两愈夥,虽赢棋在先,却无谦让之意。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“风俗游艺”类重新解释“还棋头”为:

若围棋双方水平不一,开局时,甲方让乙方数子,等终局,无论乙方胜还是负,计算子数时,须将甲方所让子数扣除,叫“还棋头”。本回写贾政与詹光下棋,开局时贾政让詹光两个子儿,终局算子,詹光输了五子,加上“还棋头”二子,共“输了七个子儿”。^④

较之红研所校注本、两部《红楼梦辞典》,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的处理更为严密。如果“还棋头”就是扣让子,问题便到此为止,圆满解决。然而,“还棋头”与扣让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四回《应伯爵郊园会诸友 任医官豪家看病症》中,白来创与常时节下围棋,赌



注分别为“白竹金扇”和“绒绣汗巾”。白来创也像詹光一般,时常悔棋,致使常时节与之发生争执。棋局终于到了收官阶段:

于是填完了官着,就数起来。白来创看了五块棋头,常时节只得两块,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。口里道:“输在这三着了。”连忙数自家棋子,输了五个子。^⑤

常时节的棋艺略高于白来创,白内心不服,对盘面输两子的情况口头遮掩,或已知小负而未判断完全。但白比常多三块“棋头”,最为直观,连旁观的应伯爵、谢希大、吴典恩等人都瞒不过去。白言“输在这三着了”,貌似谦逊,实则找个认输的台阶,自欺欺人地暗示盘面势均力敌。白来创若盘面领先四子以上,便不会在意“棋头”。这段叙述表明,“还棋头”不是扣让子,而是双方被包围的活棋,每块须还对手一子。折算下来,一方比另一方多几块,就要多还几子。

做活一块棋至少需要两个“真眼”,也就是说,一块活棋围住的最小地盘是两目,相当于一子。古人认为这一子是整块棋生存的必备条件,不属于获益范畴,在计算该块棋所占空间时,将一子眼位扣除。或者说,一方活棋的两个基本眼位,双方均不能入子,属于“共有财产”,因而要分一子给对方。若黑白双方的活棋块数相等,“还棋头”好像意义不大。故古人对局力求切断作战,同时尽量联络己方,希望对方棋子的块数比自己多,古代棋风之凶悍可见一斑。“还棋头”制度现今废除,导致行棋策略更加多样。但从现存由宋讠清的棋谱来看,无论数子还是数目,每块棋必还一子或两目。



以下两部著作对“还棋头”的解释较为接近事实。不过,《红楼梦大辞典》“游艺”类阐述得过于繁复:

亦称“还棋块”、“还块”、“还块头”,又称“罚块”、“罚子”;现代称“扣眼”、“扣块眼”等。弈到局终,块棋不同量时,“做棋”前,把每块棋子的眼扣除,然后按基数得181子计算为胜半子。其正式为:各一块棋时,179:178。一方一块棋,另一方两块棋时,其数为179:176为胜一子半。同块时,因各加同量二子眼数,可以不“还棋头”,即不扣眼子。其扣眼法为:如果黑方两块棋,白方一块棋,则在边界接壤处去掉一黑子,添上一白子,而后仍按180.5基数计算,则无误矣。^⑥

不难看出,《红楼梦大辞典》用了两个标准的扣眼法:一是双方都把“棋头”从棋盘上拿走(如179:178等),扣除一子(两目)眼位;一是双方在棋盘上互还“棋头”(去掉一黑子,添上一白子,而后仍按180.5基数计算),平分“共有财产”。两种方法殊途同归,却容易使读者迷惑,似乎择一介绍即可。而蔡义江校注本《红楼梦》一语带过,又显得过于简略:

终局时如黑棋有七块,而白棋仅有一块,则黑方应贴还白方六子,谓之“还棋头”。^⑦

不仅如此,黑棋七块、白棋一块的例证有违围棋常理,虽说是“随手拈来”。陈祖源《围棋规则演变史》指出:“虽然活棋块数是不确定的,实际上一盘棋活棋块数不会太多,一般是二三或四块,五块以上的很少;而且双方的块数差别一般也就一二块。”^⑧解释如能合乎围棋常理则更佳。总体



而言,二注的基本定位是正确的。

与贾政让詹光两子所不同的是,常时节与白来创的对局并没有让子,好比贾、詹“从前对下”,再次证明“还棋头”不是扣让子。不让子的对局,先行方断然有利。为了抵消先行之利,现代围棋采取了贴子或贴目的规定,即先行方终局须贴还对方一定的子(目)数。贴子(目)数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增加,中国和日韩又有区别。目前,中国规则贴三又四分之三子,日韩规则贴六目半,两者相差一目。不过在古代,先行方是不用贴子的,北师大《红楼梦》校注本把“还棋头”和贴子相混淆:

围棋规则,终局计算胜负时,先走的一方要贴还对方两子半,以抵消己方的先行之利,这“两子半”称为“棋头”。^⑨

贴两子半是现代围棋早期的规则,已和古代围棋相距甚远。虽然找不到古代围棋不贴子的明文规定,但有古代文学作品以供佐证,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之二《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》云:

小道人虽然与妙观下棋,一眼偷觑着他容貌,心内十分动火。想着他有言相许,有意让他一分,不尽情攻杀,只下得个两平。算来白子一百八十着,小道人认输了半子。^⑩

小道人见色起意,不仅让女棋童妙观先行,还让她最终“险胜”。纵横十九路棋盘共361子,互还“棋头”后,180.5子为和棋(如果盘面存在有眼双活,有平分半子的和棋可能)。小道人得180子而认输半子,可见女棋童没有贴子,





否则获胜的必将是小道人。即便女棋童仅仅贴还一子,小道人也将胜出半子。

古代不让子的对局不贴子,让子的对局又如何?尽管与“还棋头”无关,却回到了红研所校注本《红楼梦》的“还棋头”解释。所谓“将甲方所让子数扣除”,意即表明甲乙对局前,棋盘上已有乙方数子;此时甲方先行,乙方终局须贴还让子的甲方,甲方让几子则乙方还几子。故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判断詹光盘面输五子,加上开局受让于贾政的两子,如此便与原典“输了七个子儿”合榫。然而现代棋规中,更为人所熟知的是:甲方让几子,乙方还几目,即还甲方所让子数的一半。还一半让子数并非随意规定,也无需如“对下”局一般,要经历从两子半到三又四分之三子的科学调整,而近乎“一步到位”。和“对下”局抵消先行之利相反,让子局重在抵消先行之“弊”,先行方终局自然回收让子的一半,以求在着手数量方面平分秋色。当然,倘若先行方收后(占据棋盘上最后一个单官),相当于多下一子,要还给对方半子。

红研所校注本的解释和现代棋规不尽相符,引发研究者对古代让子棋的思考。恰好《红楼梦》第一百十一回《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》又记载了一盘让子棋:“惜春连输两盘,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,惜春方赢了半子。”与“输了七个子儿”类似,“赢了半子”的表述,《红楼梦》各本均同,且成为众说纷纭的词条。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认为“目前规定受子方需归还对方所让子的半数(如让四还二),明清时则需尽数归还”,故在算清“棋头”的前提下,惜春得185子,还妙玉四子后赢了半子。《红楼梦大辞典》则认为惜春还两子后胜了妙玉半子。红研所、北师大、蔡义江校注本亦注此词条,都没有考虑是否该归还让子,和贾、詹那盘区别对待。



古代让子棋的规则究竟如何？既无明文规定，又无文学作品以供佐证，只好借助古代棋谱来推测。考虑到规则随时代而变化，最好选取与《红楼梦》成书时代较为接近、标明胜负数值的让子棋谱，判断双方终局形势，对照谱载胜负数值，以确定还子之多寡或有无。在对照的过程中，“还棋头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。

现存古谱的面貌较为复杂：唐代以前真伪难辨；宋明之间记录不全；清代棋谱乃至所有古谱中，标明胜负数值的并不多见。符合本文要求的棋谱很少，列举两例足以反映全貌。清代康熙年间，黄龙士（1651—？）独尊棋坛，得意门生徐星友（1644—？）起步虽晚，进步极快，已至差黄两子的水平。黄为磨砺徐之棋艺，仍让徐三子，双方竭力苦战十局，棋谱总其名曰“血泪篇”，可谓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的跨领域写照。尔后，徐星友终成一代国手。“血泪篇”中有一局之终局形势如下^⑩：

本局至此结束，略有遗漏，谱载“白胜半子”。复核棋谱，构拟双方正常收束，黑棋盘面领先四目，即两子。黑棋四块，白棋三块，黑须还白一子“棋头”。黑方徐星友开局受让三子，若还一子半（一半让子数）， $2 - 1 - 1.5 = -0.5$ ，确实是白胜半子。

这盘棋证明，古今棋规在贴还让子方面没有差别，至少清初以来保持不变。巧合的是，赵之云《围棋春秋》之《中国围棋名局选评》仅收古今七局，此局赫然在列。《围棋春秋》既评论“白让黑三子，黑终局须还白三子（不同于现代只还一子半）”，也认可“黑全盘四块，白仅三块，又要再贴还白一子（古代称‘还棋头’）……白遂以半子获胜”^⑪，恐对局面状况有所失察。



为了避免产生“孤证不立”的印象,再举一局让两子谱。上手施襄夏(1710—1771)为雍、乾国手,对手胡肇麟为当时的业余高手。本谱的年代与让子数,比上谱更贴近贾、詹之局。而本谱和上谱的相似之处,在于终盘均是黑棋领先^③:

谱载“黑胜四子半”。复核棋谱,黑棋盘面领先五目,即两子半。黑棋两块,白棋五块,白须还黑三子“棋头”。黑方胡肇麟开局受让两子,若还一子(一半让子数), $2.5 + 3 - 1 = 4.5$,确实是黑胜四子半。

可以论定,和现代棋规一样,古代让子棋也是还一半让子数的。“让几子还几子”是一种积非成是的误解,正如《围棋词典》“让子棋还子”条所言:“我国古代一般规定让子数与还子数对等……现代通行的规定为:终局后黑方应还白方所让子数的半数。”^④以《围棋词典》为代表的观点可能引发红研所校注本《红楼梦》、两部《红楼梦辞典》、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等亦作如是观。而《围棋词典》“还棋头”条“如终局时黑棋有七块而白棋仅有一块,则黑方应贴还白方六子”,又与蔡义江校注本《红楼梦》的解释如出一辙,不和常理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棋界未能给学界提供客观可靠的参考文献。学界将“还棋头”误认作扣让子,虽有疏漏之嫌,却也为发覆棋界误解、厘清扣子数量提供了线索。

“还棋头”与扣让子影响了终局形势,既能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,拉大差距,也能“损有余以奉不足”,乃至逆转胜负,实乃古代围棋史上常识性问题。轻视、忽视甚至不屑于记述、描述,更不用说深入研究这些看上去理所当然的常识,是中国古代学术思维方式的一大缺陷。回归《红楼梦》文本,我们知道“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,惜春方赢了半子”



是双方算清“棋头”，惜春再还妙玉两子后的结果。而贾政让詹光的两子局，詹光输的七个子里包含一个让子；其余六子中哪几子是因“还棋头”所致，《红楼梦》没有说明，也就不得而知。技术分析告一段落。至于艺术阐发，《新批校注红楼梦》堪称全面、中肯：“詹光受两子，时常悔棋，终局犹惨败，可知棋道不精，棋品亦下。洪秋蕃批云：‘如此劣棋，实为清客相公中伧楚。虽然，焉知非让胜以取媚耶？’冯紫英观棋不语，有君子风度。”^⑤一方面，詹光的棋艺的确不太高，否则不会“时常还要悔几着，不叫他悔他就急了”，水平决定了气度。高手的战略性让棋，也不需要欲扬先抑的夸张“演技”；另一方面，詹光挟两子优势，赢棋可能性大增。角部打劫之前，“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”，再不放水以后就不能沾光了。观棋不语的冯紫英，局后总结人情练达，亦显君子风度。“这盘终吃亏在打劫里头。老伯劫少，就便宜了”，在贾政听来，“老伯”凭实力笑到最后，让两子力克劲敌；在詹光听来，“詹公”功亏一篑，似在有意无意之间。

注释

- ① 拙文《〈红楼梦〉里的围棋文化》，《红楼梦学刊》2012年第5辑，第314—331页。
- ② 曹雪芹、高鹗《红楼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279—1280页。除特殊说明外，本文所引《红楼梦》原文、注文均源自该书，以下出注从略。
- ③ 杨为珍、郭荣光主编《〈红楼梦〉辞典》，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9页“还棋头”条；周汝昌主编《红楼梦辞典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41页“还棋头”条。
- ④ 孙逊主编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



版,第361页。“还棋头”条由翁敏华解释。下文所引“赢了半子”条由吴澄解释,同页。

- ⑤ 兰陵笑笑生著,陶慕宁校注《金瓶梅词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,第658页。
- ⑥ 冯其庸、李希凡主编《红楼梦大辞典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,第694—695页。“游艺”类由聂鸿音解释。
- ⑦ 曹雪芹著,蔡义江校注《红楼梦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,第1271页。
- ⑧ 陈祖源《围棋规则演变史》,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,第116页。
- ⑨ 张俊、聂石樵、周纪彬注释,龚书铎、武静寰、周纪彬、聂石樵校勘《红楼梦校注本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,第1469页。
- ⑩ 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39页。
- ⑪⑬ 马诤《棋圣黄龙士全谱》下册《让子谱》,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版,第217、94页。
- ⑫ 赵之云《围棋春秋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,第172页。
- ⑭ 赵之云、许宛云编著,沈果孙、曹志林校阅《围棋词典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,第158—159页。下文所引“还棋头”条见第159页。
- ⑮ 曹雪芹著,程伟元、高鹗整理,张俊、沈治钧评批《新批校注红楼梦》,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,第1679页。

(本文作者:南京大学文学院;邮编:210023)